



角山品读夏商陶

□ 彭成刚

从苍茫的怀玉山脉发源来的信江，流经罗溪大地已是九曲十八弯。她一贯温婉柔顺，两岸沃野千顷，文风绵延。花大门唱腔、弋阳腔、怀玉理学、象山心学、鹅湖论辩等等，世人景仰。

早在6000多年前，贵溪先人就在信江河畔凿石取火繁衍生息。我时常独行于信江河畔，遐想能够穿越时空，去品读先人辉煌的文化。鹰潭角山板栗山默默藏身于逶迤信江的一个普通拐角边，却低调地怀抱着信江流域辉煌文化的基因密码。4000年前的夏商时代，角山板栗山窑炉成群，窑火鼎盛。角山板栗山窑址的发现，惊艳了中国。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于1983年10月、1986年8月、2000年10月、2003年3月、2007年5次对角山板栗山窑址进行考古发掘，成果惊人。角山板栗山窑址因此入选“2000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从角山窑址发掘的觚、斝等器物推算，其时代在夏代，是中国先秦时代延续时间最长的窑场，其延烧时间少说也有300年甚或500余年。它形成了商代时期江西境内的一个区域性文化，与吴城西文化（樟树吴城商代遗址）并行发展的一支江西土著文化——“前越文化”。2013年角山窑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角山夏商代陶文化与鹰潭的春秋战国崖墓文化和千年道教文化交相辉映，彰显了鹰潭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

在宽广的农田簇拥下，静静的角山静卧着7万平方米的夏商代陶窑址，孕育着惊世的角山陶文化。

5次考古发掘，印证了角山窑址是一个官办民营的大窑场，在仅揭露的1500余平方米范围内，就发现了烧成坑、半倒焰马蹄形窑、龙窑、陈腐池、炼泥池、蓄水池、蓄泥池、排水沟、工棚、灰坑、陶片堆等遗迹50余处，出土完整和可复原器物1500余件。出土有烹饪器、饮食器、盛贮器等日常生活用器，大至釜、缸、壶，小至碗、杯、纺轮、网坠，应有尽有，还有为数不少的祭器。陶片成

堆堆积，虽历经几千年风雨侵蚀和人为改变，仍保留有高达四五米的陶片堆积层。如此大型的窑场，不要说是在科技不发达的商代，就是在当今也是不可小觑的。

角山窑场窑炉风格各异，陶器质地多样。已发掘的9处窑炉遗迹中，有烧成坑3座、圆窑3座、马蹄窑2座、龙窑1座。从发掘的龙窑和半倒焰马蹄形窑，说明了至迟在商代，圆窑系统与龙窑系统在江南就已并存。半倒焰马蹄形窑和龙窑同样都代表着江南地区窑业技术文化特征，从而将半倒焰马蹄形窑的发生期向前推进了数百年，填补了我国龙窑烧造史上的一段空白。角山龙窑属初级型，为研究龙窑的起源创造了条件。更为惊艳的是，角山窑址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用圆窑系统烧制的相当成熟的原始青瓷，这说明至迟在商代中期，我国南方就已经掌握了用圆窑烧制瓷器的技术，从而将用圆窑系统烧制原始瓷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300多年，比景德镇的瓷窑早1500年，为瓷器的起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角山先人智慧。角山窑场的经营者是一批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独立的手工业者，以生产陶器为业，掌握着娴熟的制陶技术。他们生产器型规范、形式多样、陶质坚硬、装饰优美的中高档陶制品，经信江、赣江，源源不断地供应闽、浙、赣市场，成为当时中国陶业的龙头制陶基地，为中国陶瓷业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专家考证，角山窑址拥有7个中国之“最”：全国规模最大的窑场、最早的专业性生产窑场、最早的商业性窑场、最先进的马蹄形圆窑和最早的龙窑、最完整展示陶瓷生产流程的作坊、最多的刻划符号。

角山窑场的惊艳不只在数量，更在文明程度上。角山陶器的口部或底部都刻划有标识或计数符号，有竖线或横线、斜线、曲线等的组合，也有竖线、横线、半圆、弧线、圆点、螺旋、钉状等几何形纹道。这些神秘符号被专家认为是“南方的甲骨文”，刻划中有相当部分是早期的占筮记录，应是“筮数易卦”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目前已发

现刻划符号250种、2300余个，数量和种类之多，在全国实属罕见，居国内古文化遗址出土之首。考古学家说，这些符号是在器物成坯之后、入窑装烧之前用尖状物或指甲刻划的。因为交换的需要，也是为提高产品的信用度，经营者们就在产品上刻划属于自己的标识符号，用来与他人产品作区别，这种标识符号后来瓷器底部样式之先河；同样因为交换的需要，以便于计算而产生计数符号。角山计数法采用了五基数进位，而五进制是人类第一个被广泛采取的计数法。它和十进制计数法同样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精华。角山陶器上众多刻划符号，虽然绝大部分为标识和计数符号，但也有一部分可能为文字，这为研究中国的文明起源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对研究消失已久的古越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鹰潭市博物馆角山窑址展厅，我与4000年前的角山陶器近距离深情对视，那些苍老的布满裂纹的陶杯、陶勺、三足盘、爵、壶、尊、觚、斝、罐……无不让我由衷地向智慧的角山先民们致敬，他们创造了角山辉煌的文明，他们用角山高岭土和黏土，规范化、批量化生产出被考古界称之为“几何印纹硬陶”的器皿。难怪中国考古学界泰斗苏秉琦先生对角山窑发出由衷的感叹：“活了闽赣两省一大地区的青铜文化。”

谈起角山窑的历史风采，江西省博物馆研究员刘诗中豪爽地说：“角山是得天独厚的窑业基地，它是闽浙赣区域物流中心，是四通八达的水运码头，是先越文化中心地，有丰富的制陶原料，有充足的松柴燃料……”角山的土质适宜制陶，不远处还有高岭土山，黏土掺入高岭土大大增强了陶坯的刚性，周边又有望古河，丘陵山上有丰富的烧窑燃料松柴。

行走在文化气息浓郁的角山，我似乎听见了4000年前陶场的喧嚣，依稀闻到了角山先人制陶火炉里松柴的清香，它仿佛从远古向现代氤氲而来……

砚边吮毫

□ 漆宇勤

缓慢

早上醒来稍微早了些。鸟雀们撒欢的啼鸣透过木屋，让一个惯于晚起者觉得再不起床就对不起这山中借住的日子。

但起床之后就不急了。在剖开的半边竹子制作的引水渠一端接了山泉水洗漱，吃东西。然后就可以没有目的地在附近走走。

走着走着就发现，眼前的树木多是经济林。换句话说，“无用”之树越来越少，大地上留下的都是可用之材。

春天和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么说：开花的植物在一定程度上都在为这个世界的美丽做出努力。

但很多人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这些植物如果能够结出甜蜜的浆果就更好了，为人们提供美味的来源。

还有一些不能作为用材之树，结果之树的植物，被人们引向了另外一条道路，成为观赏植物。

将草木从山上移植下来，冠以老桩、原生等等之类的名词，一番引导之下，便也成了有用的观赏植物，成了有价的盆景。

曾经很多的野花野草、杂树杂木，就这样渐渐改变了身份，由“无用”的草木变成了身价不菲的有用之物。

只是，刚刚流行过案头清供的石菖蒲，转过身又变成多肉植物人手一盆。这有用与无用，转换得有点快。

这种风向改变最明显的是苗木。一种树木成为城市绿化植物的新宠之后，很快就从不起眼、不值钱、野生野长自生自灭的杂木变成了人工繁育、多方推广、价值颇高的主流树种了。如果植物也有智慧，并且它们也有扩大种群和繁衍延续的原始欲望的话，这种树木无疑就是成功了。

例如曾经在乡村山岭间长期被归为杂木的栎树、枫树、喜树，有朝一日成为城市景观树后，苗木基地便大量繁育、普遍种植。甚至连杨树这样在南方公认为“无用”杂木的树种，也曾经一时风靡几省。

又例如曾经普遍被村民们称为“茅柴”的小灌木榿木、映山红、女贞，被选作了绿化观赏品种后，也都改变了野生野长自然繁殖的状态。

这种成为绿化品种而被商品化繁育的种苗，人们称之为苗木。苗木在苗圃里的繁育时间可长可短。才刚刚萌发的新苗也好，已经养护了十年八年的大树也好，只要能够卖出去，都是苗木。

苗木的繁育和销售，是一个庞大的产业。

是的，产业。人类帮助各种各样的树木繁殖、育苗，并将它们推广种植到大大小小的城市街道上，成就了一个产值巨大的产业，激活了一个从业人数众多的绿化行业。赣西萍乡就有乡镇被誉为中国花卉苗木之乡，一家家花卉苗木企业既提供绿化方案，也供应各种苗木。

苗木移栽是一门技术活。需要足够狠心，也需要足够细致。书上说，只有草木是世袭的土著，从种子开始写下始终如一的“籍贯”。但自从绿化行业和苗木产业发展以后，已经有太多给树木“迁户口”的人。他们都是外科医生，为树木“截肢”。有的时候，一些树木发生术后反应，或者水土不服，温暖的根无法扎入冰冷的土，这个时候，移栽苗木的人就得借助各种生根粉、营养剂等药物来对它进行护理了。在挂着吊瓶的树木看来，这些移栽苗木的人既是戕害者，也是建设者，抑或同时还是植物的关怀者。

因为移栽不易，苗木品种的选择和推广也就必须有所注意了。越是易成活的、好造型的树种，就越容易成为绿化苗木的主流。

但也有例外。绿化既然作为一个行业或者说产业，就不能不考虑其商业因素。一种苗木变得大众化了，价格透明了，自然商业空间也少了。此时，行业的操盘手们，就会考虑推介更多此前不被人注意的冷门树种作为行业新宠。

当此时，曾经风靡一时的苗木便被打回原形。近年来比较典型的是桂花树。十多年前，桂花树几乎是各地城市绿化和庭院景观的必备树种。一时之间，苗圃里抓紧育苗者有之、囤积居奇者有之，甚至还有商家专门派人到乡村转悠，看到有中意的桂花树便找人询价准备挖走。然而，今天，同样的品种、同样的苗木，价格竟然降到了从前的十分之一都乏人问津。

曾经十分“有用”的桂花树，不小心成了“无用”之树。

同样的转变也发生在杉树、松树之类过去最常见的用作木材的经济树种身上。时代的发展让木材被其他各种材质替代，木制品在生活中使用越来越少，曾经一树难求的状态大为改观。

林场的工人告诉我，现在砍伐树木，卖出去的木材可能还不够支付工钱和运费。

紧俏的树木顿时成了没有经济价值的树木。这种状况，也成了封山育林在一定程度上助力。众多经济利益曾让人眼红的树木，就这样被供求关系和市场价格所支配和保护，继续无奈地在山岭上挺立，一年一年缓慢地成长下去。

树木长得缓慢，它们在由有用转为“无用”后，无非是继续在原地增长一圈一圈的年龄。但另外一些有用的植物在时代变迁里变得不再那么“有用”，很快就会泛滥成灾。

赣西乡村里常见一种椿树，又被称为构树，在野山野岭间长得到处都是，植株也由印象中常见的小藤长成了十多米的大树。它曾经是中国文化中重要的一种植物，甚至一度作为纸张的代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椿树的树皮都是制造桑皮纸和宣纸的主要原料。而工业化造纸使得椿树几乎失去了用武之地，它们便重新回归了以前的自然状态，在山野间自由自在地扎根、落叶，没有谁再对它施以青眼，加以干涉、多作关注。

生命力和繁殖力都让人惊叹的苎麻也在渐渐泛滥于乡村和城市各种荒地、空地上。一块土地只要一两年没被使用，苎麻就作为植物的先头部队发芽扎根了。夏天里一阵风吹来，露出苎麻叶片背面的白色，形成一大片晃动的亮光。这种曾经被视为财富、用于制作麻绳麻布的植物，现在也回到了完全无用的状态。少了采割，多了空间，苎麻的族群自然越来越壮大，一时之间，几乎随处可见它们的身影。

其实又何止椿树和苎麻改变了自己的生存状态，更多树木也在时代变化中改变了命运。

林场的朋友告诉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林场造林都是铲除灌木，空出土地种植作为用材林的高大乔木。但是，最近几年，有识之士意识到，必须更加重视林业的生态和景观功能。于是，山岭上林木的结构性改造被提上议程。人们通过阔叶林、针叶林的搭配，乔木与灌木的搭配，甚至是林木与原始蕨类杂草的搭配，更加精准有效地涵养水源、维护森林生态的平衡。至于说调整树种品种结构，形成山岭在不同季节的多种色彩景观，那更是林相改造的基本操作了。

在这种改变和调整中，不同的树种，不同的草木很有可能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走向，由被抛弃的变成了被保护的，由完全没用的变成了很有价值的。

“无用”之树，在命运的转盘中等待一次叫停，然后是另外一次，一次次有用无用的转换。但它们宠辱不惊，依旧风轻云淡地站在大地上，汲取土壤里的水分和养分，慢慢拔高壮大自己的身躯，有风来了便摇摆几次，有雨来了便稍稍侧过身子，仿佛有用或无用，都与自己无关。

心香一瓣

慈母手中线

□ 詹红霞

母亲是位勤耕苦作的普通农妇，精明能干心灵手巧，未曾拜师学艺却能信手拈来绣出许多惟妙惟肖的花鸟虫兽。母亲还无师自通地练就灵巧的裁缝手艺，所以，即使是在当年那样物资极度短缺的岁月里，我们一家老小仍然被母亲打扮得妥帖大方。

“吃不穷，穿不穷，不会算计一世穷。”母亲常教导我们过日子要物尽其用精打细算。她总是细心收集各样的边角布料，闲暇之余就娴熟地踩着缝纫机，给我们做裙做袄。兴之所至，她还会端着绣花绷，用五颜六色的彩线和边角料，给我们绣狮子头顽皮猴老虎帽小方帕……

那年我考上高中，临别时母亲递给我一个袋子。我打开一看，是一个漂亮的绣花枕头！枕套用全新的洁白纱巾缝制，纱巾上寥寥数笔绣出含苞待放的粉红荷花，荷叶舒展，一长发飘飘的女孩正含笑低头赏着荷花。枕芯也是新棉花填充的，软软的暖暖的，还散发着阳光的味道。“这枕头是给你的奖励。白纱绣上湖边荷花，女状元及第白玉堂，衣锦还乡告爹娘。我家算是出秀才了！秀才要赶考，没个好枕头就睡不好觉，影响你读书……”母亲一边絮叨着一边细心地将枕头包好，塞进我的行李中。未能读书是母亲此生最大的遗憾，为我们读书，母亲竭尽全力。家里的枕头是用旧衣服改造的，塞的是稻草糠皮，如此珍贵的纱巾，是母亲担着沉重的鱼虾穿梭在大街小巷叫卖，省吃俭用买回来的。如今，母亲倾尽所有的美好，凝聚在她日夜赶工的一针一线中，只为让我在独自在外求学的日子里，生活得舒心点学习上安心点。那个精美的绣花枕头陪伴了我整个高中。

大学通知书终于到了，母亲笑了，笑意聚集在眼角的皱纹里，令我恍惚间又见到当初母亲送我绣花枕头时的满面春风。我对母亲说我想学刺绣，母亲满口答应了。那枚小小的绣花针在母亲那长满老茧的手里轻盈自由地在绣花绷上下飞舞，却任凭我使尽办法还是无可奈何，几番下来我灰心丧气了，切切实实地理解了母亲常念叨的“看花容易绣花难”“活到老学到老，还有多少学不到”，于是更敬佩母亲超乎常人的观察与想象，心有所想即绣之所成，一针一线尽显极致。

母亲对待绣艺如此，对待生活亦如此。即使是岁月沧桑，也不曾让母亲绣艺里渗透的温情与美丽减少半分，对生活的期盼与打拼减少半分。即使已年过古稀，母亲依然戴着老花眼镜，亲手为儿孙们做精美的绣花鞋，尤其是当家里迎接新生命时，母亲总会绣制许多柔软漂亮的小花衣。母亲的绣艺我没学会，但是母亲却通过绣艺教会了我为人做事脚踏实地，在平凡与困境中迎难而上。

怡情诗笺

南昌密码 (组诗)

□ 万建平

红色密码

在南昌，每个人心中都矗立着一座塔
一城人与一座城用这样的方式
将一个日子诠释成了一种精神

在南昌，一个日子可以是所有的日子
所有的日子也可以是一个日子
一城人的认同
是气象万千的大观，其情怀浩荡

用一座城认领一个“英雄”的称号
这是南昌人以平凡之心追求卓越的开端
一个特殊的日子
自此统领着每一个日子的步调

在南昌，每个人的情感中都飘着一片红
那是寒冬中有人向太阳借来的火
那是黑夜里有人用自己的热血点亮的灯

我因此发现，在每一天的晨曦中
都藏着英雄的平凡与伟大
气象万千的晚霞里
藏有一座城市的恢宏与精致

一座塔，一片红
合成了开启南昌的红色密码
以一个日子为起点
一城人胸怀一股人间英雄气
驰骋在“昌大南疆”的漫漫征途上

取一瓢赣江饮

让我的情感奔放不羁的河流叫赣江
从小我就喜欢坐在岸边听涛声隐隐
看一种自强不息，在晨昏里发光
裹挟着流年以不同的速度穿城而过

傍水而生的南昌城
是赣江谱系里最大的一棵绿植
像从《诗经》里分离出来的苍苍蒹葭
在灌溉爱情的同时我也许它以诗意的雨露

枕着赣江的涛声，等待一次日出
在一株水稻梦想过的高度
我以梦为马向春天索取一个绿色的密码
然后，在阳光下为自己注册新的身份

借八方通衢的道路和桥梁与梦想接轨

借赣江水韵拉伸南昌城市的经纬与向度
就着日出东方的辉煌时刻
我顺应赣江潮起
用诗歌的形式抑八方来韵，唱和新时代

弱水三千，取一瓢赣江饮
可以解一座城市的世纪之渴
浪花千层，尽向南昌簇拥
可以畅想一座城市的情怀之美

离开稻谷，我们拿什么 解读乡村的未来

我最初认识的抚河，心生疑问
家乡的水稻

为什么年年都会在它的涛声里受孕
抚河悄悄地塞给我一个绿色的密码
告诉我以稻田为键盘就可以找到答案

我随手一扬，绿色的密码就撒满了田野
稻田里的蛙鼓此起彼伏，开始与抚河对话
节奏与格律都自觉遵循大自然法则
偶尔一次出律也会及时得到自我修正

秋高气爽的季节，抚河会放慢流速
它想做一面镜子，让割完稻子的老农
对着镜子看见藏在皱纹里有光的岁月
大雪覆盖田野，抚河依旧捧出一轮太阳

已经不是单纯借用稻谷的成色
解读乡村的时代
离开了稻谷我们拿什么解读乡村的未来
抚河两岸，在稻花香里说丰年的父老乡亲
过着小康的日子
水韵稻香流淌在梦的边际

鱼与米始终都是抚河抱守的诗经
日出时念一遍，日落时再念一遍
平静归于两岸炊烟袅袅的村庄
最终归于天道人心



第 2259 期

邮箱: cuilan1972@sina.com
电话: 0791-86849202